《漢學研究》 0254-4466
第 36 卷第 3 期 民國 107 年 9 月（2018.9）頁 57-89 漢學研究中心

客家話臻攝字讀低元音的時間層次
—— 三個客語本字的考證*

江　敏　華**

摘　要

中古臻攝字在臺灣客家話均表現為高元音，其例外多表現為一、三等相混及開、合口不分，此外亦有少數不合規律的字表現為元音偏低的現象。這些例外提醒研究我們客家話臻攝字應當具有一個不同的時間層次。

本文考證客家話三個常用詞語的本字，進一步證明客家話具有一個時間層次較早的臻攝讀低元音的層次：

1. 表疑問的「mak7 ke5」中的「mak7」，本字為臻攝三等「文弗切」的「物」字。
2. 表「米磨成漿所蒸製成的糕點」、為客家米食文化代表的「粄」（pan3），其本字為臻攝三等「方吻切」的「粉」字。
3. 四縣客家話表「水滿溢出來」的「p‘an1」，其本字為臻攝一等「普魂切」的「濆（噴）」字。

本文亦指出，客語三個臻攝字讀低元音的詞彙音讀反映南北朝時期「元魂痕」通押的時間層次。客語的前身在《切韻》時期仍保留低元音 -ɐ，現代一部分客家話（如閩西）較完整的保留低元音，一部分客家話（如粵東和臺灣）則殘存在少數常用字中，音字脫節，而成為特徵字。

關鍵詞：客語、本字、疑問詞、粄、型態變化

2017 年 3 月 31 日收稿，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訂完成，2018 年 7 月 10 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臺灣語言詞彙、構式及語意浮現機制：跨界的探討 —— 客語傳教士文獻虛詞比較研究」（MOST 104-2420-H-001 -001 -MY2）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於構思階段曾與楊秀芳及杜佳倫兩位師友討論，獲益良多，謹申謝忱。本文曾於「2017 第十五屆國際暨第三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感謝講評人張屏生教授及與會學者提供的寶貴建議。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　言

中古臻攝字在臺灣客家話大致表現爲：開口一等 -en，三等 -in/it，合口一等 -un/ut，三等 -iun/iut。以海陸、東勢爲例，[1] 如下表：

<table>
<tr><th></th><th colspan="2">開口</th><th colspan="2">合口</th></tr>
<tr><td rowspan="2">一等</td><td>en</td><td>恩恨</td><td rowspan="2">un/ut</td><td rowspan="2">本盆門鈍嫩尊寸孫滾穩溫瘟／凸骨窟忽</td></tr>
<tr><td>un
in</td><td>（吞）
根（痕）</td></tr>
<tr><td rowspan="4">三等</td><td>in/it</td><td>鬢檳民鄰進親信辛新陳真神申身辰認人印因寅／畢筆七膝姪質實失室日吉一</td><td>iun/iut
un/ut</td><td rowspan="4">準順唇閏潤春軍訓運雲/出輪筍巡戌術屈掘（端精見）
粉分問文蚊聞／佛物不（唇音）</td></tr>
<tr><td>en/et</td><td>閩敏憫／密蜜</td></tr>
<tr><td>iun/--</td><td>近芹勤銀</td></tr>
<tr><td>--/iet</td><td>-- ／乞乙</td></tr>
</table>

例外主要表現在開、合口部分相混，如開口一等的「吞」讀同合口，開口三等的「近芹勤銀」讀同合口，本文認爲這反映南北朝時期「魂痕」不分、「欣文」不分的現象（參本文第五節）。此外，「痕」讀 fin2，聲母讀輕唇，也反映原來應該是三等合口的 -iun 韻，不但開口字讀合口，一、三等也有不分的傾向。一、三等不分還表現在「閩敏憫／密蜜」等字三等讀同一等，「根」字一等讀同三等，合口三等 -iun 部分讀同 -un 則略有依聲母分化的現象。

臻攝的例外大多表現在同攝字一三等、開合口的混同，雖有少數不合規律的字，但因沒有明顯的文白異讀，整體對應堪稱相當整齊，因此此攝字的讀音較少受到討論。然而檢視其少數不合規律的字，如開口三等的「乙」四縣、東勢分別讀 iet7/ʒiet7，海陸讀 ʒat7；「乞」北四縣及海陸、東勢讀 k‘iet7，南四縣讀 k‘iat7；又如開口三等明母字讀 -en 者（如「敏閩憫」等）雖可以一、三等不分解釋，然而「抿」讀 man3 又與一等不同。這些不合規律的字，元音皆較規律音讀爲低，這種現象提醒我們客家話

1 選取海陸與東勢的原因在於其知章系字的聲母表現較保守，四縣則因知章系聲母與精莊合流，韻母表現出與同攝字元音不同。本文四縣與海陸語料除個人田野調查外，還取自徐兆泉（2009），東勢語料取自江敏華（1998）。

臻攝字應當具有一個低元音的讀音層次。

本文將考證客家話三個常用詞語的本字，進一步證明客家話具有一個時間層次較早的臻攝字讀低元音的層次。

（一）疑問代詞「mak7 ke5」（什麼）與「ma3 ŋin2/ma3 sa2」（誰）中的「ma(k)7/ma(n)3」（通常寫爲「麼」），其本字爲臻攝三等物韻「文弗切」的「物」字。

（二）表「米磨成漿後所作成的糕點」、爲客家米食文化代表的「粄」（pan3），其本字爲臻攝三等吻韻「方吻切」的「粉」字。

（三）四縣客家話表「水滿溢出來」的「p‘an1」，其本字爲臻攝一等魂韻「普魂切」的「濆 / 噴」字。

方言本字的探究，楊秀芳（2000）根據語言具有系統性的基礎，運用歷史語言學中的內部構擬法與比較法，歸納了「覓字法」、「尋音法」[2] 及「探義法」等三種不同的本字探求途徑。本文透過方言比較，運用其中的尋音法與探義法，確保所考本字在語音及語義上符合漢語及客家話的系統性發展，而其中的尋音法，也進一步增進我們對於客家話臻攝字讀音規律的認識。此外，本文亦將闡述此現象在漢語音韻史中的意義。

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第二、三、四節分別考證疑問代詞的「物」字、米製糕點的「粉」字及「水滿溢出來」的「濆」字，第五節則綜合探討臻攝字讀低元音的時間層次及其在客語音韻史中的意義。第六節則爲結論。

二、疑問代詞「麼个」爲「物箇」

客家話的疑問代詞「mak7 ke5」（什麼）是客家語言的鮮明標幟，廣西地區的客家方言，甚且被稱爲「麻介話」（黃雪貞 1994；劉村漢 2011），就是以語言中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殊詞彙來命名。「mak7 ke5」或寫作「脈个」、「麼介」、「麻介」、「麼个」，一般便以客家話的特徵詞視之，甚少將之與漢語的疑問詞作連結。不過，如果仔細探究中

2 「覓字法」與「尋音法」最早由梅祖麟（1995）提出。

古至近代漢語疑問代詞的發展，可以發現「mak7」應與中古時期有漢字紀錄的疑問詞「物」（「勿」、「沒」）有關。以下分語義及語音兩方面論述之。

（一）語義的對應——漢語史及漢語方言的證據

研究漢語史的學者幾乎都同意，現代漢語的疑問代詞「什麼／甚麼」中的「麼」來源於「物」，「甚麼／什麼」來源於唐代文獻中出現複音節疑問詞的「是物」（或作「是勿」、「是沒」）（周法高 1994[1959]，呂叔湘 1985；太田辰夫 1987，1991；志村良治 1995 等）。古漢語中由「物」構成的疑問詞有「何物」與「是物」（是勿、是沒）、「底物」等三大類。「何物」在二、三世紀時用於詢問具體的物件（魏培泉 2004: 249），六朝時期除了保留其表示具體物事的用法外，「何物」還用於指人（例 1.），以及在名詞前面作定語，此時「何物」用法已經泛化，由「疑問詞 + 名詞」的疑問詞組詞彙化爲相當於「什麼」的疑問代詞了。如：[3]

1. 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世說新語》〈方正〉）
2. 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晉書》〈王衍傳〉）

「是物」（是勿、是沒）主要見於敦煌文獻，於盛唐時使用，關於「是物」的來源，學者的意見較爲分歧。[4]「底物」則見於唐代杜甸鶴詩。[5] 以下各舉一例：[6]

---

3 以下兩例轉引自周法高（1994[1959]: 192）

4 如周法高（1994[1959]: 192）認為「是物」與「何物」有關，呂叔湘（1985: 128-130）主張「是物」可能是「是何物」的省略，而「是何物」則是「何物」的強調形式，太田辰夫（1987: 122）認為是由古代的指示代名詞轉化而來，志村良治（1995:152）則主張「是物」和六朝的「底物」相關。此外，劉丹青（2001: 78）與 Lien（2009）則分別從「焦點強化」與「焦點標記」來說明「是」在疑問代詞中的角色。

5 據志村良治（1995: 144-147），「底」更常單獨用作疑問詞，主要見於六朝南朝的樂府裡，具有明顯的南方方言色彩，但在唐代，「底」作為文學用語被繼承到詩文中，用法更豐富，並產生複合用法。

6 以下二例轉引自志村良治（1995: 161）。

1. 喚作是物？（《神會語錄》P. 3047）

2. 渠將底物為香餌，一度抬竿一個魚。（杜荀鶴《釣叟》）

「物」作爲疑問詞的構詞成分之一，呂叔湘（1985）與江藍生（2001）認爲「物」是「等類、色樣」之義，非「萬物」之「物」；志村良治（1995: 146-155）則認爲「底物」是複音節的俗語詞，「何物」則是類推而來的新造詞語，二者的「物」都與「東西、事物」之義無關。但劉丹青（2001）認爲此「物」即爲「萬物」之「物」，並從語法化的角度解釋由表具體事物的「何物」如何語法化爲疑問詞。張惠英（1990）也引 Jerry Norman（1988）所指出的義大利語「cosa」原指「東西」，也用作疑問詞「什麼」。其實不論是「等類、色樣」或「東西、事物」，二者本就具有語義發展關係，[7] 並不妨礙它可以發展爲疑問詞，「物」最初與「何」共用，其疑問功能主要由「何」承擔，後來由於「何物」經常用於詢問事物，因而也就具有語法化爲疑問詞的空間。「物」在近、現代主要作爲「東西、事物」義，現代方言中有不少方言表示「東西」的詞彙與表示「什麼」的疑問詞具有相同的語素，較爲人熟知的如臺灣閩南語表「什麼」的疑問詞「siã3 miʔ8」與表「東西」的「miʔ8 kiã6」具有相同的語素「miʔ8」，且本字即爲「物」，又如廣東話表「什麼」的疑問詞有「mɐt7」（乜）或「mɐt7 jɛ6」（乜嘢），「mɐt7」即「物」字（張惠英 1990），而「jɛ6 嘢」也是東西、事物之意。建甌方言、潮州方言也都有類似的例子，見張惠英（1990）。

由漢語史及現代漢語方言的例子可知，由表示「東西、事物」之義的「物」字演變爲疑問代詞「什麼」在漢語中是常見現象。現代漢語共通語的「甚麼／什麼」的直接來源就是「是物」（是勿、是沒），而「甚麼／什麼」本身的發展，以前字爲主則發展出「什、甚、啥」等「啥」系疑問指代詞，以後字爲主則發展出「麼」系疑問詞素。呂叔湘（1985）指出官話區的一大部分方言和吳語區的大多數方言裡，和「什麼」相當的疑問指代詞 ʂɑ 或 sɑ，各地曾有不同寫法，現在一般都寫爲「啥」，這

7 「物」本義為雜色牛，後轉指毛色，泛指「色樣、種類」，「因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詳見江藍生（2001: 139）引王國維《釋物》。

可能是「什麼」的合音；而現代河北、河南、山東的一部分方言裡，「什麼」省縮爲「麼（ma）」，通常寫「嗎」或「嘛」，則爲「麼」的變形。賴文英（2012）曾引呂叔湘（1985）對方言的觀察，但提出一個疑問，即文獻上「麼」很少發現可以單獨使用。事實上，太田辰夫（1991）、志村良志（1995）與江藍生（2001）早已指出，敦煌文獻中「物」的其他書寫形式「沒」[8] 可以單用表示疑問，如：[9]

1. 金剛經道沒語？（《神會語錄》石井本 P. 3047）
2.「佛是沒？」「佛是覺。」（《贊禪門詩》S. 2270）

單獨用爲疑問的「沒」可能是由「是沒」省略而來。「是沒」可以省略爲「沒」就與漢代的「何等」到六朝時省略爲「等」一樣（周法高 1994[1959]，志村良治 1995，魏培泉 2004），無關乎原本是哪一個詞素承擔疑問功能。[10] 志村良志（1995: 197）同時也指出，「沒」作疑問詞的獨立性很低，它是「在跟其他詞結合的詞語中使用，如『沒語』、『沒事』、『緣沒』、『作沒』」等」。客語「ma(k)」與「沒」的使用情形具有十分相似的地方。一方面它從早期出現的雙音節疑問詞「是物」、「是勿」、「是沒」中脫落了「是」，而與官話方言的「啥」系疑問代詞（含「什麼」、「甚」系）分道揚鑣，一方面它本身獨立性不足，必須與其他詞語結合，因而只能用於「mak7 ke5」（物箇）與「man3 ȵin2」（物人）。客語問事物時「物」後面不能直接加名詞，而必須加上量詞「kai5/ke5」，也是唐宋疑問詞的常見現象，唐代表示提供選擇的疑問詞中有許多都帶「箇」，如「若箇」、「那箇（个）」、「阿那箇（个）」等，如：

1. 不知吾與子，<u>若箇</u>是愚公。（唐・王維〈愚公谷三首〉）

---

8 江藍生（2001: 136）另外還提到單音節疑問代詞「莽」也與「沒」並存，「莽」也是「沒」的異讀形式，二者都有加詞頭「阿」的形式構成「阿沒」、「阿莽」。文中也討論到「莽」與「沒」的語音聯繫。

9 以下二例轉引自志村良治（1995: 165）。

10 現代漢語方言也有可供旁證的例子。許多方言的進行體標記用動詞前相當於「在那裡」的成分來表達，在共通語中後來演變為「在 +VP」，但也有不少方言省略「在」而用「那 +VP」來表達。

2. 不知園裏樹，若箇是真梅？（唐・東方虬〈春雪〉）

3. 那箇魔魅教你出家？（《祖堂集》4.103）

4. 阿那个是惠？阿那个是寂？（《祖堂集》5.7）

《水滸傳》裡則有「誰个」（呂叔湘 1985:106）：

醉後狂言，誰個記得？（《水滸傳》39.10）

「箇」用於疑問詞後提供選擇，可視爲具有個體化的功能。

志村良志（1995: 166）所舉的相關用例中，還有「作勿」、「作沒」、「作麼」等用語，相當於「做什麼」，有「爲什麼」之意，此與客家話的情形如出一轍。臺灣客語表「爲什麼」除了可用「做麼个」，也經常使用「做麼」，而項夢冰（1997）所描述的連城客語也是如此。連城客家話的疑問代詞爲「(ʂʅə) mai6」（（是）物），其中「物」在特定的語境中可單用（不需加「是」），例如「只能在動詞後作賓語或定語，動詞和『物』[mai6] 中間要加『滴』[ti7]（點，些）」，但「動詞『無』『做』和『物』之間也可以不要『滴』字」。也就是說，連城客家話有「做物」的用語。

（二）語音的對應

上一小節從漢語史的角度說明「物」演變爲疑問詞在漢語文獻和漢語方言中所反映的現象，客家話的「mak7 ke5」應即「物箇」，這一小節則從音韻的角度來探討客家話「mak7」與「物」的語音對應。

此前也有學者曾約略提到「mak7」本字爲「物」，如張惠英（1990: 136）探討廣州話的「mɐt7」時，便順帶提到客語的「mak7 ke5」即「物個」的連音變化、「man2 ȵin2」（蠻人$_{誰}$）即「物人」的連音變化。江藍生（2001: 136）由敦煌文獻中「沒」、「莽」單用作疑問代詞指出「現在河北、山東、湖北、湖南乃至廣東、福建等地的單音節疑問代詞（包括帶子尾、兒尾、个尾的，寫作「嗎、麼、乜」等）的語源就是「物」。賴文英（2012）雖提到「麼」來源於「物」的漢語史研究文獻，但認爲客語「麼」早已與「物」失去關聯性，似乎不認爲「麼」即「物」字，文中只以「『麼』系疑問代詞」稱之。Lien（2016）首次以專文討論「物」應爲客家話疑問詞「mak7」與「man3」的共同來源，該文除說明中古漢語的「物」與疑問代詞的語義關聯外，在音韻上著重於證明微母讀爲雙

唇鼻音的詞彙擴散現象以及韻尾的連音變化或消失。綜觀前人提到客家話疑問代詞爲「物」字時，或只專注於語義的聯繫，或於語音對應時，只著墨於聲母的輕重唇不分與韻尾的連音變化，幾乎從未提及「mak7 ke5」之「mak7」在元音的對應上是否符合規律。以下本文將指出，客家話疑問代詞「ma(k)」或「ma(n)」的本字即「物」字，不但在聲母與韻尾、聲調能夠解釋，在元音的對應上也能夠確認「ma(k)」爲臻攝合口三等物韻的早期規律音讀。

1. 聲母、韻尾與聲調

爲便於討論，以下先列出臺灣四縣、海陸與東勢客語[11]表「什麼」與「誰」的讀音：

	什麼	誰
臺灣四縣	mak$^{\underline{31}}$ ke^{55}	man^{31} ȵin^{11}/ma^{31} sa^{11}
臺灣海陸	mak$^{\underline{2}}$ kai^{11}	ma^{33} ȵin^{55}/ma^{33} sa^{55}
臺灣東勢	mak$^{\underline{31}}$ ka^{i53}	met$^{\underline{31}}$ ɲin^{11}

「物」字《廣韻》「文弗切」，屬明（微）母物韻，在韻圖系統中屬臻攝三等合口字，現代客語「物」字讀「vut8」，完全符合規則對應。客語表「什麼」與「誰」中的「mak7/man3/ma3/met7」也是「物」字，聲母可視爲保留明母雙唇讀音的白讀，音韻對應上不成問題。韻尾雖有 -k、-n、-t 與 -∅ 的開尾韻的差別，但 -k、-n 皆屬前字受後字聲母影響而產生的連音變化，-t 與「物」字的韻尾相符，是爲存古，-∅ 則是韻尾失落，因此，以 -t 作爲演變的起點，可以相當清楚的說明這些不同形式的演變。[12]

事實上，「物」作疑問詞時韻尾消失在漢語史文獻中早就有跡可循。太田辰夫（1991: 88）將唐五代時期與「甚麼」有關的各種書寫形式依

11 四縣、海陸客語據筆者調查，與賴文英（2012）相合，東勢則據江敏華（1998）的分類詞表。

12 賴維凱（2016）以客家話的 [ma3] 與壯語的 [ma2] 有所對應，則是以 -∅ 為客語疑問詞原始形式的想法。然而 [ma3] 與壯語聯繫尚有其他的問題，此不贅述。

音韻上的特徵分爲五類，其中「是物、是勿、是沒」[13] 歸爲開音節或收 -t 尾的 A 類，其依據是漢藏對音中作「何」意的詞有 ‘śim’ 和 ‘śima’，前者爲「甚」，後者的 ‘śi’ 爲「是」，‘ma’ 則爲「沒」（也包括「物、勿」）脫落入聲韻尾後的音。志村良志（1995）也指出有證據顯示唐代「是沒」已丟失韻尾讀爲開音節。塞韻尾在高頻詞中，本就容易發生丟失或增生，[14] 因此，即使如「ma3」這樣的陰聲韻讀音，也不妨礙它的本字可以考證爲「物」。總之，韻尾的問題在「物」的語源考證上不應成爲問題，客家話的疑問代詞有些方言保留塞音韻尾、有些丟失，並不妨礙它們具有相同的來源而本字爲「物」。

韻尾與聲調息息相關，帶塞音尾的入聲一旦韻尾失落或轉爲鼻音尾，就會變爲調值相近的非入聲韻。四縣客語讀 -n 尾及開尾韻時的上聲調便是因韻尾的變化而變，陰入字與上聲的調值相近，差別僅在陰入爲短調，賴文英（2012）與 Lien（2016）均有所討論。海陸客語的情形不完全相同，《教育部常用詞辭典》將不帶塞音尾的「麼」定爲上聲，事實上，它也可能是陽去調。如果同樣假設陰入字爲其起點，陰入字原爲高調，但作爲前字時一律變讀爲低調，與上聲的變調調值或陽去調相近，因此，當塞音尾失落時，「ma」的聲調便爲陽去或上聲。「ma」讀陽去雖與四縣不同，但卻與項夢冰（1997）所調查的連城新泉客家話相同。由此可見，無論四縣或海陸（東勢皆爲入聲），即使塞音尾失落或因連音變化而轉爲陽聲韻，聲調的表現都可與「物」字對應。

2. 元音

最後討論元音問題。「ma(k)」的 -a- 元音與「物」讀「vut」的 -u- 元音差距甚遠，是一般人較少注意到「ma(k)」本字爲「物」的原因。而曾提及「ma(k)」爲「物」的學者較少提及元音的對應，我們推測不是認爲不成問題，便是認爲不好解釋。「物」讀 -a- 元音，放在整個漢語音韻

---

13 這三個不同寫法學者已確定應為相同的詞，因本子不同而在同一個地方書寫為不同的字形，見太田辰夫（1991: 91）。

14 客語韻尾增生而造成音節促化的現象例如表疑問的「幾」〔ki3〕經常促化為〔kit7〕，否定情態詞「毋使」〔m2 sii3〕（不必）經常促化為〔m2 siit7〕，以及人稱代詞「自家」〔ts‘i6 ka1〕（自己）促化成〔ts‘it8 ka1〕等等。

史的架構中其實不難解釋，但放在客家話的規則對應中，卻又需要稍費思量，形成既顯而易見、卻又曲折難解的複雜情況。

首先我們先釐清「vut」的讀音是如何產生的。臻攝字讀 -u- 元音的只見於合口字，因此 -u- 元音應當是由合口的 -u- 介音排擠掉原來的元音而成爲主要元音的，早期此韻攝應有一個有別於後高元音 -u- 的主要元音，如此才能與開口的韻構成一個可以押韻的大類。至於「ma(k)」完全不見合口 -u- 元音的痕跡，則與其保留重唇讀音的現象互爲表裡。重唇變爲輕唇的條件爲三等合口，經歷過輕唇化的「vut」讀音，[15] 其合口徵性仍相當明顯，甚至排擠掉原來的主要元音，而未經歷輕唇化的「ma(k)」讀音，其之所以能夠不發生輕唇化的變化，便是由於造成音變的條件消失；此或由於合口介音消失，或由於三等介音消失，前者自然使其不帶 -u- 介音，而後者則促使 -u- 介音併入帶唇音徵性的雙唇鼻音而消失。我們認爲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方面客家話保留輕重唇不分的字，除宕攝合口三等的「放」（pioŋ5）、「枋」（pioŋ1）外，往往沒有 -i- 介音的痕跡，如「發」（pot7）、「襪」（mat7）、「翻」（p‘an1/p‘on1）、「飯」（p‘on6）、「問」（mun5）、「蚊」（mun1）等，一方面唐代的「是物」也作「是沒」，而「沒」正是與「物」相同音韻地位的一等字，可見盛唐時期的疑問代詞「是物」早有丟失 -i- 介音的痕跡。丟失 -i- 介音一方面使「物」字保留重唇音，一方面則使 -u- 介音進一步被雙唇鼻音吸收，[16] 固著在疑問代詞裡的「物」字韻母也就離後來產生的輕唇音化後的「vut」字越來越遠了。

如此說來，「vut」與「ma(k)」元音的差距既獲得解釋，二者的鴻溝就不若乍看之下那麼遙遠，現在我們要問，早期客語臻攝字有別於後高元音 -u- 的主要元音是否可能爲 -a- ？事實上，太田辰夫（1991: 97）和志村良志（1995: 181）都指出在漢藏對音資料中，「沒」的讀音是‘ma’，就已經相當程度的提示了「物」或「沒」所在的韻攝具有讀爲低

15 更精確的說法是輕唇化的唇齒鼻音 ɱ- 進一步丟失，而原為介音的 -u- 摩擦強化產生 v- 而形成「vut7」的讀音。

16 -u- 介音被雙唇音吸收是常見的語音變化，其音理在於合口介音 -u- 亦具唇音的性質，二者徵性相同而只保留唇音聲母。客家話唇齒音聲母 f- 後的 -u- 介音都被 f- 吸收，

元音的可能，即使不是通行各地的通語，至少也是一時一地的方音。

高本漢與董同龢都將「物」韻字擬爲 -juət，中古音擬音的基礎是現代方言，董同龢以臻攝開口僅粵語讀 -ɐ 元音故排除之，而以較多數方言所表現出來的 -ə（痕魂、欣文）與 -e（真諄韻）爲此攝的古元音。「物」韻讀 -juət 雖然可以解釋大多數方言的現代讀音，不過這也提示我們，被排除於擬音之外的個別大方言讀音，事實上也可能反映某個時期、某個地區的古音。粵語臻攝字今讀的主要元音爲 -ɐ，將其表「什麼」的「mɐt7」（乜）或「mɐt7 jɛ6」（乜嘢）確認爲「物」字較不費周折，客家話臻攝字的主要元音在粵東皆爲高元音，但其他地區亦零星出現低元音讀法，如：[17]

	物	蚊
河源	muat7	(mun1)
武平、長汀	veiʔ7	meŋ1
長汀涂坊紅坊、羊牯官坑	vɛk7	mɛŋ1
連城宣和培田	vai8	maŋ2

河源「物」字的低元音讀法爲該攝特例，但河源的疑問代詞並不用此低元音的「物」字。[18] 閩西的武平、長汀、連城等地的 -e-、-ɛ- 及 -a- 元音皆爲規律音讀，閩西客家話此韻攝元音均偏低，並與其他韻攝大量合併，在第五節中會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連城新泉客家話及惠州客家話疑問代詞的讀法也給我們很大的啓發，可以確認客家話疑問代詞的 m- 系構詞成分應爲「物」字。據項夢冰（1997: 128），連城客家話用於問事物的疑問代詞有「(ʂʅə5) mai6（是）物」與從北京話直接套用而來的「ʂʅə6 muə6 什麼」，「(ʂʅə5) mai6」項夢冰直接標爲「（是）物」，雖未詳細考證本字，但據該書例句中的讀音可知 -ai

---

也是相同的道理。

17 本表語料取自李如龍、張雙慶（1992）及何純惠（2014）。

18 據李如龍、張雙慶（1992），「什麼」一詞讀為「it7 ŋiã5」，本字不明。另據張屏生先生提供，其田調時河源「什麼」一詞讀為「mut7 nzia5」，此形式接近惠州客家話的說法，前字應即「物」字。

爲臻攝字的規則音讀，如「佛 faiʔ8」、「骨 kuai7」、「分 paŋ1」、「蚊 maŋ1」、「問 vaŋ5」、「村 ts’aŋ1」等，只有聲調讀爲陽去不合其爲入聲韻的規律。連城新泉客家話陰入調一律不收塞音韻尾，它和非入聲字的差別僅在於調值而已。根據前面的討論，「物」作爲疑問代詞很可能早就丟失入聲韻尾，作爲疑問代詞的「mai6」讀爲陰聲韻字也就不足爲奇了。由此可知，連城新泉客家話不但疑問代詞「mai6」爲「物」字，並且其元音音值是「物」所在韻攝的規律音讀。

惠州客家話疑問代詞「什麼」讀爲「mut7 ȵia5」（劉若雲 1990），前一音節應即「物」字，後一音節與表「東西」一詞的「han2 ȵia5」具有相同語素，我們懷疑是「件」字，聲母的鼻音由韻尾同化、轉移而來。惠州表疑問的「mut7」聲母保留重唇讀法，韻母則爲「物」字所在臻攝的規則讀音，其爲「物」字應無可疑。

由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爲客家話常用的疑問代詞「麼個 mak7 ke5」（什麼）及「麼人 man3 ȵin2」（誰）中的「ma(k)」與「ma(n)」本字爲「物」，它在臺灣客家話及大部分粵東客家話中並非臻攝合口字的規律音讀，但由此可以確認臻攝合口三等字具有一個讀低元音的層次音讀。

綜合以上結合漢語語法史與音韻史來討論客語疑問代詞「ma(k)」的來源，本文認爲「ma(k)」的本字爲「物」，爲「東西、事物」之意。歷史上作爲疑問代詞的「-物」語素隨著語音演變曾有多種寫法，包括同時代的「-勿」、「-沒」以及更晚的「-摩」、「-麼」等，而客語的「ma(k)」在語音及用法上，最接近盛唐時期的「沒」字。

三、米製糕點「pan3」本字爲「粉」

客家話稱將米磨成米漿後蒸製而成的食品稱爲 pan3，一般寫爲「粄」字，依成品的形狀、特性或用途而有各式各樣的名稱，如粄條、水粄、菜頭粄（蘿蔔粄）、甜粄、發粄、碗粄、粄粽、新丁粄、九層粄、粄圓、麥粄、面帕粄、艾粄等，「粄」幾乎是客家米食文化的代表。米漿製成食品之米食文化並非客家人獨有，但只有客家話稱爲「粄 pan3」，因此「粄 pan3」也被視爲客家話的特徵詞，屬於古漢語文獻中曾有記載的古漢

語特徵詞（溫美姬 2009；溫昌衍 2012）。「粄」字並不見於《說文解字》，《廣韻》上聲緩韻「博管切」，釋義「屑米餅也」，音義俱合，又同小韻之「粑、餅」也與「粄」同。客家人將 pan3 寫爲「粄」，似乎出自嘉慶初年黃釗的《石窟一徵》，此書堪稱爲鎮平縣志，爲客家方言研究的濫觴，[19] 其〈禮俗篇〉曰：

> 俗粉餌之屬多稱為粄。粄與粑同。按《荊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粑，以壓時氣。今俗以米粉搓如箭筈大，以糖滚水漉之，名曰鴨舌粑。

然而無論是「粄」、「粑」或「餅」文獻上皆少見，似乎爲後起字或方言俗字。《荊楚歲時記》著於南朝梁，「粄」既爲古漢語詞，其名稱由來應有更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可能。我們檢視漢語文獻中對於類似食品的命名方式，比較華南地區各種米製糕點的名稱及意義，以及「粄」在客家話的不同讀音，本文將指出 pan3 的本字實際上即爲「粉」字，爲「粉」字保留重唇讀法的白讀音，也是臻攝具有低元音層次音讀的展現。

首先從語義的角度說明。「粉」可作爲名詞，表「粉末」之義，亦可作動詞，表「粉碎」之義，也即「使之成粉末狀」的意思，二者語義相關，彼此具有茲生關係，這是從古代漢語常見的詞類活用現象發展而來的。「粉」現代雖可表示任何物體的粉末碎屑，但字形从（從）「米」部，表示其最初應當是指穀類的粉末碎屑。《釋名》〈釋首飾〉：「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說文解字》：「粉，所以傅面者也」，段玉裁注：

> 小徐曰：「古傅面亦用米粉。故齊民要術有傅面粉英」。按據賈氏說。粉英僅堪妝摩身體耳。傅人面者固胡粉也。許所云傅面者、凡外曰面。《周禮》傅於餌餈之上者是也。引伸爲凡細末之偁。

段玉裁引小徐的解釋，顯示古人正是認爲「粉」應與「米」有關，因此許愼雖釋「粉」爲「傅面者」，但小徐認爲要說明到與「米」的關聯才算解釋到本義。而段玉裁認爲小徐之解釋爲非，因此舉出「粉」與米食有關，而又能與許愼「所以傅面者也」語義相合的用法。段所舉的例子

---

19 關於此書的介紹請見胡伶憶（2015）。

是《周禮》「傅於餌餈之上者」。《周禮》〈天官・籩人〉曰:「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其中「餈」即今日客家話稱爲「餈粑」、閩南人稱爲「麻糬」的常見米食，「粉餈」即在黏乎乎的麻糬表面傅之以豆屑、米粉，使之不沾黏。鄭玄《注》云：

> 「餌」「餈」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鄭玄這段話「粉」的用法正好反映它的三種語義，而三種用法皆與米食有關。「『粉』稻米黍米所爲」意指研磨稻米黍米而製成食品，作動詞用；「擣『粉』熬大豆」意指將大豆擣成粉並熬（乾煎）之，「粉」作名詞，爲動詞「擣」的成品；「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則是沾粉、傅粉之意，作動詞用。古代的米食文化源遠流長，鄭玄此段敘述與今日華南的米食文化似有若合符節之處，今日我們研磨米粒使之成爲可以製作成各式米製食品的原料時，需加水以成米漿後製作，鄭注之「粉稻米黍米」，或許也包括加水研磨的動作，不得而知。然而上引鄭玄注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常用製作某食品的作法來作爲該食品的名稱，如「糗者，擣粉熬大豆」，是「糗」意指對穀類的加工方式，[20] 作動詞用，核心意義是「熬（乾煎）米麥」，[21] 然而「糗」也作乾飯、乾糧義，《孟子》〈盡心下〉：「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漢書》〈王褒傳〉「羹藜唅糗者」，顏師古注曰「即今之熬米麥所爲者」，王力（1989: 992）也指出將糧食炒成乾糧稱爲「糗」，是以「糗」的作法及特性來指稱所製成之食物完成品。「餅」也是如此，「餅之曰餈」表示「餅」也是將稻米黍米製作成餈的一種作法，然而「餅」也是一種食物的成品，《說文》：「餅，麪餈也」而「餈，稻餅也」，「餅」與「餈」彼此互相註解，可見它們都是類似的食品，前者用麪粉製作，後者用稻米製作。

---

20 依許慎《說文解字注》「糗」字的說明，「熬大豆」事實上也包含各種穀類，「黍粱赤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

21 孫詒讓《周禮正義》引程瑤田：「糗之為言氣也，米麥火乾之，仍有香氣，故謂之糗。《說文》熬米麥之訓，最為得解，無論擣與未擣也。」可見「糗」的核心意義在「熬」而不在「擣」，故孫詒讓總結：「蓋凡乾熬稻粱黍麥豆諸穀，通謂之糗.....惟糗有擣與未擣兩種。」

如此，則「粉稻米黍米所爲也」而成的「餌、餈」，就其製作過程而言，可以稱爲「粉」，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前引黃釗《石窟一徵》曰「俗粉餌之屬多稱爲粄」，將「粉」、「餌」並舉，足見「粉」與「粉稻米黍米所爲也」之「餌」是同類的食品。

「粉」的這種指稱餌餈類食品的用法仍保留在今日華南地區。現今「粉」爲華南地區將米和水磨成漿後蒸製成的糕點的通稱，粵方言相關詞語非常多，常見食物如腸粉（全名「豬腸粉」）、河粉（「沙河粉」的簡稱）、米粉，此外還有粉果、粉仔、排粉、河口粉、瀨粉、扎粉、切粉（也叫「龍門粉」）、螺殼粉、雞仔粉、桂花粉（溫昌衍 2014: 354）等，其共同特色是均由米漿蒸製而成，[22] 其命名由來就是由於「粉」具有「研米使分」、「粉稻米黍米」的語義，透過這個動作而製成的食品就稱爲「粉」。今閩南及吳語地區雖將米漿蒸製食品稱爲「粿」，然而磨米製成的米漿仍稱爲「粉漿」，由樹薯粉或綠豆粉等非麵粉類和水製作的點心也仍多以「粉」命名，如粉圓、粉絲、粉粿等，「粉」仍然與飲食文化——尤其是米食文化息息相關。

語義上「粉」可以作爲客家話「pan3」的語源，再來看語音的對應。由第二節客家話疑問詞「物」爲「ma(k)」 本字的考證，我們也不難理解現今讀爲 fun3 的「粉」字如何與 pan3 在語音上有所聯繫。粉，廣韻吻韻「方吻切」，爲臻攝三等唇音字，按照規律應變爲輕唇音，但由於介音失落了，一方面使變爲輕唇音的條件消失，重唇音得以保留，一方面也使 -u- 介音被聲母吸收，原來的元音不至被 -u- 介音排擠而得以保留。以下我們再補充幾個例證。

客語的「粄」與閩南語的「粿」在粵語中大多說「糕」，根據詹伯慧、張日昇（1988）之《珠江三角洲詞彙對照》，「糕」一詞在惠州市區、東莞清溪、深圳沙頭角三個點稱爲「粄」，然而其中惠州市區「粄」讀爲 pun3。再根據詹伯慧、張日昇（1987）的字音對照，惠州市區與「粄」字相同音韻地位的山攝合口一等字應唸 -ɔn，如「搬」讀 pɔn1，而 pun3

22 粵方言米製食品除稱「粉 (fɐn3)」外也稱「糕」。「糕」字《說文》作「餻」，意為「餌屬」，音義俱合，也是古漢語詞。

的韻母表現正符合「粉」字所在的臻攝，只是聲母並未輕唇化，也就是說，pun3 是「粉」字保留重唇讀法的規律音讀。

據劉若雲（1991）《惠州方言志》，「粄」唸 pɔn3，而該書所記惠州話臻攝合口讀 -ɔn/-ɔt 亦屬規律音讀：「呑本盆豚殿鈍嫩尊村寸存孫損文紋聞問沒物勿」等字皆讀 -ɔn/-ɔt。

惠州話的現象表明，與客家話 pan3 同源的語詞，在惠州話中的讀音與「粉」相合而與「粄」不合，其本字應爲「粉」。值得一提的是，惠州話雖然是受粵語高度影響的客方言，但 pɔn3 這個詞非常明顯並非受粵語影響，而是客語固有詞，一方面粵語米製食品說「粉」也說「糕」，但二者的外形略有區別，客家話的「粄」大多對應粵語的「糕」，二方面粵語「粉」讀 fɐn3，聲母爲輕唇音，韻母也不同，看不出二者借用的痕跡。惠州話「粉」符合臻攝三等規律音讀而保留重唇音的讀法，是彌足珍貴的。

綜合以上對於語義、語音的討論，本文認爲客家話將米磨成米漿後蒸製而成的食品「pan3」的本字即爲「粉」。我們運用的方法是方言本字研究法中的「探義法」與「尋音法」。在探義方面，「粉」字作爲動詞、名詞的各種語義最初都與米食相關，而古人又常見用食物的作法來指稱該食物。在尋音方面，「粉」讀爲「pan3」進一步確認古上聲吻韻幫母、臻攝合口三等唇音字具有一個讀低元音的 -an 層次。客家話現在所使用的「粄」字，是透過方言本字研究法中的「覓字法」所找到的音、義皆合的字。「粄」於文獻有徵，又具意義獨特性，無論形、音、義都能令人一目瞭然，識別性極佳，作爲客語當代書寫用字是十分理想的，本文並無意主張將「粄」以「粉」來取代；然而，如果仔細尋繹其歷史，便可知此字應爲後起方言字，吾人無法得知其命名之所由來，透過進一步的探究，我們可以了解這種非客家地區也常見的食品，其發音雖然獨樹一幟，但在語源上仍與其他漢語方言有所聯繫。如此，透過尋音法與探義法所求得的本字，也就具有更深層的探究其文化蘊涵的意義。

四、表「水滿溢出來」的「p‘an1」本字為「噴」（濆）

臺灣四縣客家話有一個詞彙「p‘an1 sui3」，意為「溢出」，見徐兆泉（2009），寫作「攀水」，例句爲「田攀水哩，去摎田缺塞起來」。這個詞現在年輕人已較少聽過，但筆者確實於調查四縣客家話時採訪到這個詞，用於在水桶內注水而水滿溢出來：

水攀出來哩！
sui3 pan1 ts‘ut7 loi2 le3!
‘水滿出來了！’

海陸客家話沒有「p‘an1 sui3」的用法，而是用「p‘un2」，多寫作「溢」。四縣亦有「p‘un2」的說法，如「溢塘 p‘un2 t‘oŋ2」是「水滿出池塘」之意。「攀」與「溢」，看似爲不同的詞彙，不過由於這組相同語義的詞彙四縣與海陸具有 -an、-un 的對應，與前面兩節我們所看到的臻攝字唇音字白讀 -an、文讀 -un 的對應相同，我們懷疑它應該是同源詞。如果它們是同源詞，那麼便應該是臻攝唇音字。本節即嘗試考證這一組詞彙的來歷。

首先看音義對應較規律的「溢」字。「溢」字《廣韻》共有三個反切：

溢，蒲奔切，並母平聲魂韻（一等）。水名在尋陽，一曰水涌也。
溢，匹問切，滂母去聲問韻（三等）。含水濮也。
溢，普悶切，滂母去聲恩韻（一等）。水聲。

除「蒲奔切」外，另外兩讀都是去聲，而平聲「蒲奔切」有「水涌也」一義，與水溢出之意相符，因此海陸客家話的 p‘un2 可說與「溢」字音義俱合。然而《說文解字》並無此字，先秦兩漢文獻中唯一的用例[23]是與《說文》成書年代大略相當的《漢書》：

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漢書・溝恤志》）

而此句顏師古注曰：「溢，踊也，音普頓反」，是以「水涌也」一義應讀滂母去聲，非平聲之「蒲奔切」。漢代以後至《廣韻》之間的文獻，「溢」多用於地名、水名，如「溢城」、「溢水」等，並無用於水滿溢之意。

23 此根據網站資料「中國哲學電子書計畫」查詢結果 http://ctext.org/zh（2017.3.20 上網檢索）。

可見用「溢」代表「水滿溢」一詞的「p‘un2」在文獻上仍缺乏直接的證據，也並非其最古老的來歷。

我們觀察到「溢」字的另兩個反切「匹問切」與「普悶切」，以客語讀之則前者爲「fun5」，後者爲「p‘un5」，然若輕重唇不分的讀法，二者皆可讀「p‘un5」。「匹問切」意爲「含水潠也」，若讀「p‘un5」正好與客語用於「噴水」、「噴火」、「噴農藥」、「噴香」中的「噴」音同義合，意爲「氣體或液體猛烈射出」。因此，本文認爲「溢」應當是與「噴」音義俱相近的後起字，而「噴」又與「潰」、「歕」音、義或同。以下以表格整理出《廣韻》這幾個字的反切與釋義：

反切	普魂切 滂母平聲一等	普悶切 滂母去聲一等	符分切 並母平聲三等	蒲奔切 並母平聲一等	匹問切 滂母去聲三等
客語切音	p‘un1	p‘un5	p‘un2 (fun2)	p‘un2	p‘un5 (fun5)
潰	潠也		水際也，又水名		
噴	潠也	吐氣			
歕	吐也，又吹氣也	吐氣			
溢		水聲		水名在尋陽，一曰水涌也。	含水潠也。

由上可知，「噴、潰、歕、溢」等字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前三者屬同一詞族，不但語音相近，語義上也具有孳生關係。客語的讀音也都不外乎「p‘un1」、「p‘un2」與「p‘un5」的讀音。本文認爲，客語讀「p‘un」音的詞彙，包括「吹氣、吹奏」（p‘un2）、「滿而溢出」（p‘an1（p‘un1 的白讀層））與「液體或氣體猛烈射出」（p’un5），正好構成一組四聲別義及清濁別義的同源詞，而「p‘un2」與表「生氣的樣子」、「氣泡湧出」及「熱湯溢出」的「p‘ut8」又構成一組陰陽對轉的同源詞。以下分別說明。

「p‘un2」：客語「p‘un2」表「吹氣」與「吹奏」，通常寫爲「歕」。表「吹氣」義如「歕分佢著」（吹氣使火點著）、「歕風」（用嘴吹氣）、「歕雞頦仔」（吹氣球、吹牛）、「歕烏火」（吹氣使火熄滅）等；表「吹奏」義後面接各種吹奏樂器，如「歕喇叭」、「歕鬵箅仔」（吹笛子）、

「歕葉仔」（以樹葉吹出音樂）等。「吹氣」與「吹奏」的共同特徵是先以嘴鼓氣，再將氣體從嘴中吹出。客語的讀音顯示它爲濁聲母平聲字，與臺灣閩南語表相同語義的「bun2」同源，符合「符分切」或「蒲奔切」的讀音。濁聲母平聲讀法在古代型態變化中常用作狀態動詞，「吹氣」或「吹奏」表面上雖爲行爲動詞，實則本爲「狀態動詞 + 當事（theme）賓語」的結構。[24]

如前文所說，「p‘un2」也作爲「水滿溢」之意，這個用法便是典型的狀態動詞的用法，它與下面要討論的「p‘un5」意義相關，差別在於「水滿溢」之「p‘un2」爲狀態動詞，而「p‘un5」爲使動化的動詞。

「p‘un5」：客語「p‘un5」如前所說，表「液體或氣體猛烈射出」，通常寫爲「噴」，如「噴農藥」、「噴火」、「噴水」等，以及「香味溢出」，如「噴香」。用「p‘un5」的共同特徵是動詞後面的論元是所噴出之物，「p‘un5」爲具有使動意味的動詞，「噴水」即「使水噴出」。「p‘un5」還可用於「火爐上的熱湯因沸騰而溢出」這個語義，[25] 此因沸騰的熱湯底部有外力使其冒泡向上噴，亦有使動意味。客語的讀音顯示它爲清聲母去聲字，亦與臺灣閩南語表相同語義的「p‘un5」同源，符合「普悶切」或「匹問切」的讀音。

利用清濁聲母或聲調的差異來表現形態變化是古漢語構詞的一種方式，分別稱爲「清濁別義」與「四聲別義」。在四聲別義中，非去聲與去聲的交替最爲人所注意，其相關語法功能的例證也最多，已知的至少有名詞轉換爲動詞，以及使動詞帶使動化的功能，參周法高（1994[1962]）。客語「p‘un」讀音陽平與去聲的交替，去聲讀法具有明顯的使動意味，陽平讀法則可追溯到古代型態變化中濁聲母常見的狀態動詞用法，正是典型的四聲別義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濆／噴／歕」等字《廣韻》都有「普魂切」一音，客語當讀「p‘un1」，然而臺灣客家話與「濆／噴／歕」相關的語義中，唯獨沒有讀爲陰平調的。本文認爲，四縣客家話表「田水溢出」的

24 關於客家話反映古漢語型態變化的類型，將另文討論。

25 客語表「熱湯溢出」這個語義有多種說法，下文還會提到。

「p‘an1」，其本字正是這個消失的普魂切，是「p‘un1」的白讀層讀音，本字應爲「瀆」或「噴」。從語義上的對應來說，文獻上「瀆」或「噴」不乏作爲氣盛或水多漫衍義。如：[26]

1.《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辯東三十里，有峽，中有大石，郭塞水流，春夏輒瀆溢，敗壞城郭。（《水經注》〈漾水〉）
2. 心瀆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衡》〈對作〉）
3. 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跱蹠以狼戾。（《文選》馬融〈長笛賦〉）

從語音的對應來說，我們已知客語 -un 與 -an 可以是同一語源的不同音韻層次，因此，表「水滿溢」的「p‘an1」與濁聲母平聲來源的「p‘un2」、清聲母去聲來源的「p‘un5」可以視爲一組同源詞，韻母的音韻地位相同，用聲調或聲母的清濁來區別語義。「p‘an1」與「p‘un2」的關係是清濁別義，清濁別義常見於動詞與名詞之間的交替或動作動詞與狀態動詞之間交替。「瀆」據《說文》原爲名詞「水厓也」，段玉裁注：「《詩》〈大雅〉：鋪敦淮瀆。《傳》曰：瀆，厓也。」「鋪敦淮瀆」意指陳兵於淮河堤岸，「瀆」就是堤岸、大防之意。據我們調查「田水滿溢」的詞彙時，有發音人提到「p‘an1」強調必須有不平的凸起之物，而水勢由下向上漫衍，似乎這個狀態動詞與阻擋水多漫衍用的堤防具有語義引申關係。

總結以上，客語「p‘an1」、「p‘un5」與「p‘un2」這一組同源詞與反切的關係及其語義的區別如下：

反切	普魂切	普悶切 匹問切	符分切 蒲奔切
客語讀音	p‘an1	p‘un5	p‘un2
語法功能	狀態動詞／自動詞	動詞的使動用法	1.狀態動詞+當事賓語 2.狀態動詞／自動詞
語義	滿而溢出（四縣）	1.液體或氣體猛烈射出 2.熱湯因沸騰而溢出	1.吹氣、吹奏樂器 2.滿而溢出

在後來的演變中，客語「普魂切」只保留在「p‘an1」這種較古老的韻母

26 以下前兩例引自「中國哲學電子書計畫」，http://ctext.org/zh（2017.3.20 上網檢索），第三例引自「教育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search.htm（2017.3.20 上網檢索）。

音讀，音、字脫節且在部分方言中丟失了，而部分方言，如海陸客語，就保留此組同源詞的另一音讀「p‘un2」。

這一組同源詞的不同語義，有些客語次方言可以使用相同讀音的詞彙來表達，也間接證明彼此的關係十分密切，有語義引申關係。例如南部四縣客家話（內埔）中，「田水滿溢」與「熱湯因沸騰而溢出」都說「p‘u1」，而北部四縣客家話「液體滿得溢出來」不論是否爲熱湯都可說「p‘ut8」。「p‘u1」或「p‘ut8」也是與「瀆／噴／歕」具有音韻轉換關係的同源詞，具有陰陽對轉或陽入對轉的關係。

「火爐上的熱湯因沸騰而溢出」這個語義，臺灣客語至少有三種說法：「p‘un5」、「p‘ut8」與「p‘u1」。最多人使用的應是「p‘u1」，其次爲「p‘un5」與「p‘ut8」。「p’un5」如上文所討論的，與「噴／瀆」的使動用法有關，「p‘ut8」與「p’un2」具陽、入對轉關係，其本字爲「鬻」，《廣韻》「蒲沒切」。《說文》：「鬻，炊釜濃溢也。从鬲。孛聲。」段玉裁注曰：

> 炊各本作吹。今從《類篇》。釜濃溢各本作釜溢。宋本作聲沸。今參合定為釜濃溢。今江蘇俗謂火盛水濃溢出為「鋪」也。鬻之轉語也。正當作鬻字。

據段玉裁注，不但讀爲「p‘ut8」的本字爲「鬻」，音義俱合，而與江蘇方言說法相同的「p‘u1」本字也是「鬻」，與「p‘ut8」爲一聲之轉。「p‘u1」的使用很廣，吳、閩語及北京、湖北方言也都有使用（陳亞川 1997）。「p‘u1」讀陰聲韻或許可以解釋爲中古以後入派三聲的變化，不過這一組同源詞既然保留相當完整的型態變化，我們認爲也可能是相當古老的用語。「鬻」爲入聲字，上古與陰聲韻字同在微部，此字與微部去聲的「濃」（今「沸」字）具去、入轉換關係，那麼「p‘u1」是否可能即陰聲韻的「濃（沸）」字呢？[27]

「p‘ut8」在客家話中還有「生氣的樣子」之意，寫作「勃」、「哱」或「艴」，如「hi5 p‘ut8 p‘ut8 e」（氣勃勃仔），此外還有表香氣溢出

27 由於「p’u1」在漢語方言中的分布非常廣，討論它的本字似不能只考慮客家話的讀音，未來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的「p‘ut7」，寫作「蒔」，如「hioŋ1 p‘ut7 p‘ut7 e」（香蒔蒔仔），也都是從「氣體噴出」這樣的語義引申、轉換而產生的詞彙。

綜上所述，客語「p‘un5」、「p‘un2」與「p‘ut8」、「p‘ut7」、「p‘u1」是一組意義相關，而語音也具有四聲別義與陰、陽、入對轉的同源詞。它們之間音、義的相關性，並非只是偶然而已。四縣客家話與這一組同源詞意義相近、表「田水滿溢」的「p‘an1」，語音上具有 -an 與 -un 的對應，其本字正是這組同源詞中讀爲「普魂切」的「濆／噴」字，也是臻攝字讀低元音的表現。

五、臻攝讀低元音的時間層次

（一）臻攝讀低元音所代表的時代

本文前面三節分別考證了客家話三個常用詞的本字，分別是疑問代詞「ma(k)/ma(n)」的本字爲「物」、表「米磨成漿後所作成糕點」的「pan3」本字爲「粉」，以及四縣客家話表「水滿溢出來」的「p’an1」本字爲「濆（噴）」。「物」、「粉」與「濆（噴）」分別屬於三等「物」韻、三等「文」韻及一等「魂」韻，聲母皆爲唇音，以中古以後併轉爲攝的架構言之則皆屬「臻攝」字。客家話臻攝唇音字的規律音讀皆爲高元音，詳見前言的表格，本文利用客家方言內部的同源詞比較，並運用方言本字研究中的「探義法」，證成這三個常用詞的本字，同時也就確立了臻攝唇音字具有一個與規律音讀不同的時間層次 -an/at。本節將探討臻攝唇音字讀低元音所代表的時間層次。

探討臻攝唇音字 -an/at 的時間層次，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它屬於《切韻》以前還是《切韻》以後的讀音。由於其中的「物」、「粉」都是保留輕重唇不分的讀音，「普魂切」的「濆（噴）」也牽涉到與輕重唇不分的「符分切」讀音 p’un2 的型態交替，我們很自然先假設它是中古《切韻》以前的讀音，時代比 -un/ut 來得早。這幾個詞彙出現的時代也支持這個假設。「物」在東漢開始以「何物」的形式用於詢問具體事物，在六朝時期已經泛化，由「疑問詞＋名詞」詞彙化爲相當於「什麼」的疑問代詞，而與客家話「ma(k)」在讀音及用法上最爲接近的「是物（是勿、是沒）」

則於盛唐時使用。至於「粉」則是古漢語詞，我們斷定其讀音 pan3 的時代，或許可從「粄」字出現的時代來推測。「粄」於《廣韻》始見，與之同音義的「粑」最早似見於南朝梁的《荊楚歲時記》，那麼可以推測，在南朝梁的時代，「粉」字仍讀 pan3，但它與「粉」字的規律音讀已有音、字脫節的情況。[28] 最後看「瀆（噴）」，由於平聲清聲母的普魂切與濁聲母及去聲具有清濁別義及四聲別義的現象，它的音讀時間應當不會太晚，然而斷定清濁別義及四聲別義的時代實屬不易，有些是非常古老的現象，漢藏語同源詞或《詩經》諧聲系列的同源字裡即已存在，有些則可能是漢魏六朝經師類比模仿的結果（周法高 1994[1962]）。然而，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物」、「粉」、「瀆（噴）」三字讀低元音，應是早於《切韻》的較古老現象。

斷定臻攝唇音字 -an/at 讀音的時間層次，還是需從它的音韻格局著手。「物」、「粉」、「瀆（噴）」上古皆屬文部字（入聲物部），董同龢擬其元音爲 ə，而三字目前所讀的 -an/at 韻，與大多來自上古元部字（入聲月部）的山攝字韻母相同。上古文、元二部演變爲中古各韻時，曾經經過較遽烈的分化與重組過程（何大安 2009），那麼，在上古韻部演變到中古各韻的中間時期，是否有哪個階段可以說明古文部字與古元部字有較多的往來呢？

據何大安（2009: 233），古文（物）部字於兩漢時期與真（質）部合併，兩漢「真文（物質）」韻部就是中古以後臻攝字的全部來源，此外還包括上古元部、後來變爲山攝的山韻（二等）與先韻（四等）的字，這是文部字與元部字最早有所交涉的時期，然而此時關涉的韻主要是二、四等，與臻攝的一、三等韻不同。魏晉以後，魏晉南北朝詩韻在古文（物）部與古元（月）部分合演變的情形如下（何大安 2009: 267-268）：

魏	晉	宋北魏前期	北魏後期北齊	齊梁陳北周隋
真諄臻文	真諄臻	真諄臻	真諄臻	真諄臻欣
欣魂痕	文欣	文欣	文欣	文
	魂痕	元魂痕	元魂痕	元魂痕
元山先仙	元山先仙	山先仙	山先仙	山先仙
質術櫛物	質術櫛物	質術櫛	質術櫛	質術櫛
		物迄	（物迄）	物迄
沒	沒	月沒	月沒	月沒
月黠屑薛	月黠屑薛	黠屑薛	黠屑薛	黠屑薛

28 音、字脫節不一定即代表元音的變化，有可能只是三等介音失落，與「物」寫為「沒」的情形相同。

由上表可知，魏晉南北朝詩文材料客觀反映的音韻現象是：魏晉南北朝早期曾有一段時期中古的「欣、魂、痕」三韻可以通押，反映一、三等不分及一等開合口不分的現象；也曾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三等開、合口的「欣、文」可以通押；更值得注意的是，整個南北朝時期，不論南北[29]，「元、魂、痕」韻都是一體的，與之相配的入聲「月、沒」也是通押的，也就是說，到了南北朝時期，古文部一等字與部分元部三等字合爲一個押韻的類。這是自上古韻部演變至中古各韻的過程中，古文部字與古元部字一、三等有所往來的確切證據，「物」、「粉」、「濆（噴）」等詞彙所代表的時代也與之相合，本文認爲「元、魂、痕」通押的時代就是臻攝唇音字讀爲低元音所代表的時間層次。

然而「物」與「粉」都是三等字，何以能用一等「魂、痕」韻與元韻的通押來解釋呢？前面我們斷定它們能夠保留重唇音的原因在於三等介音消失，從而保留主要元音，而三等介音消失即與一等的「魂、痕」無別，因而與「魂、痕、元」韻合爲一體，表現爲較低的元音，後來的發展也就與山攝字有相同的走向。

（二）閩西客家話的臻攝低元音現象

「魂、痕」韻的中古擬音各家幾乎都擬爲 ə 元音，而本文認爲客家話存在一個元音偏低、與元韻字不分的南北朝時期的時間層次。由於真、文兩部在兩漢時已合爲一部，魏晉南北朝雖再一分爲兩個或三個韻類，它們彼此之間的元音應該不會相差太多，「魂、痕」既爲低元音，其他臻攝韻字元音可能也偏低。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現在閩西客家話中，臻攝字（尤其是白讀）往往也表現爲低元音，它與這個早於《切韻》時期、元音偏低的時間層次是否有關呢？

從閩西客家話臻攝字讀低元音的音韻格局來看，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深、臻、曾、梗合流；（二）一、三等不分；（三）開、合口的區別不明顯。以長汀羊牯官坑、連城蓮峰及連城宣和培田爲例，[30] 臻

29 表中「北魏後期北齊」與「齊梁陳北周隋」分別代表同時期的北方和南方，非前後承繼關係（何大安 2009: 269）。

30 以下閩西語料取自何純惠（2014），另黃聖雅（2016）亦有關於連城縣培田客家話

攝開口一等低元音層次的分布如下：

	長汀羊牯官坑	連城蓮峰	連城宣和培田
	aŋ/ak	aĩ/a	-aŋ/-ai
臻攝開口一等	根	吞根墾恨恩	吞根墾痕恨恩
臻攝開口三等	津蝨巾銀斤筋近	津珍鎮陳巾斤近欣	蝨巾銀斤筋乞
臻攝合口一等	存	本盆笨門論孫損婚魂	本噴盆笨門悶盾突嫩尊卒村寸存孫損
臻攝合口三等		遵問	倫輪遵鈞分糞蚊
深攝	林參	林心尋針深沈	參澀濕[31]
梗攝	冷擇生省責策（以上二等） 踢停寧腥（以上四等）	冷省亨行棚爭幸（以上二等） 兵柄明令晶清情性程聲聖成（以上三等） 瓶萍銘釘頂廳定寧靈星腥醒（以上四等）	彭白猛孟冷亨行衡杏棚爭責策耕耿革幸（以上二等） 丁釘頂聽廳汀踢亭停庭定寧星腥（以上四等）
曾攝	北燈等凳得德鄧能曾增則層賊僧肯刻測色	朋燈等能層肯刻冰憑乘	北朋墨燈等凳得德藤鄧特能曾增則層賊刻測色食
山攝	單檀彈達難蘭懶贊辣散幹八瓣辨察山產殺間簡眼班版搬半潘判盤伴饅滿襪	--	--
通攝	--	篷蒙	篷東董懂陳棟通桶痛同銅桐童動洞籠聾總聰送公蚣工功攻貢孔控冬統農宗鬆宋楓馮夢嵩崇絨融蜂縫重鐘鍾種腫茸恭

的紀錄。

31 「濕」讀合口的「tʃ’uai7」。

曾、梗文合流是中古以後韻母簡化的常見現象，深、臻合流亦常見於 -m 尾丟失的方言，而閩西客家話韻尾更進一步合併，-m、-n 韻尾皆合併爲 -ŋ，因此四攝在三個點均有合流現象。一、三等不分在臻攝和曾攝爲全面性的現象，開、合口不分在一等表現得較爲明顯，三等合口見系字連城蓮峰、宣和培田另有 -uaĩ 、-uaŋ 韻，但開口的「乙」字宣和培田讀「vai7」，顯示有合口來源，也是開合不分的例子。此外，長汀羊牯官坑與連城宣和培田另分別有與山攝和通攝同讀的現象。

由於中古臻攝字擬音爲 -ə- 或 -e-，且深、臻、曾、梗合流爲中古以後的變化，一般都認爲臻攝元音是由 -ə- 或 -e- 變爲 -a-，表現爲元音低化的現象（何純惠 2014；黃聖雅 2016）。然而臻攝的低元音層次又大量表現爲一、三等不分與開、合口不分，且羊牯官坑臻攝字與山攝同讀，又令人十分起疑，-ən＞-an 或 -en＞-an 的語音機制也不容易解釋。本文認爲，閩西客家話臻攝讀低元音的現象，深、臻、曾、梗合流固然是中古以後的變化，但就元音音值而言，其演變應具有連續性，我們很難認爲它由南北朝時的偏低元音，在《切韻》時期高化爲ə類元音，而又在《切韻》以後低化爲 -a-。臻攝字讀偏低元音應是《切韻》音系中某一部分方言的特色，承繼這個特色的方言除了閩西客家話外，主要見於粵方言。

董同龢於擬構臻攝字讀音時，以臻攝開口僅粵語讀 -ɐ 元音故排除之，因而擬爲較多數方言所表現出來的 -ə 類元音，那麼，被排除於擬音之外的方言，或許有另外爲其尋找讀音來源的可能。以粵東、臺灣客家話與閩西客家話作對比，臻攝開口一等粵東、臺灣爲 -e- 元音，閩西爲 -a- 元音，那麼最能夠說明這兩種不同方向演變的起點應當是偏低的央元音 -ɐ-。吾人可以對比董同龢構擬梗攝字讀音時，以有些方言讀 -a-、有些方言讀 -e- 而擬爲足以說明此兩種演變的 -ɐ- 元音。以此邏輯推演，客家話臻攝字的元音起點 -ɐ-，一方面可以說明在粵東和臺灣客家話演變爲 -en，也可以說明在閩西客家話演變爲 -an。[32] 而現代大多數粵方言正是以 -ɐ- 爲臻攝字的元音。粵語廣州方言 -ɐ- 元音的陽聲韻攝包括深、

32 不獨臻攝，只要在客家話中表現出粵東 -e-、閩西 -a- 對應的攝都可以如此構擬，例如流攝與深攝。

臻、曾、梗等攝，以及少數山攝字（拔鈸瞎轄襪掘）（詹伯慧、張日昇 1987），若不計韻尾差異，此音韻格局正與閩西客家話讀 -aŋ 或 -aĩ 韻的分布十分相近。

（三）時間層次與文白異讀

辨認語言時間層次最典型而直接的方法就是尋找一個同源語詞的文白異讀——亦即同一語位隨詞彙不同而讀音不同的現象。羅杰瑞（Norman 1979）首先提出閩語至少具有漢代、南朝和晚唐三個「時間層次」（chronological strata），便是運用閩語豐富的文白異讀而作出的貢獻。楊秀芳（1993）更進一步對如何由文白異讀剖析方言中的語言層作進一步的深入說明，其中特別提到正確指認字和音的關係（即考求本字）是剖析語言層的重要工作之一（楊秀芳 1993: 843）。本文指出客家話臻攝唇音字具有一個 -an 韻的低元音層次，是早於 -un 韻的白讀層，主要也就是運用考求本字的方法，找出客家話的「物」、「粉」與「濆」三個語位也具有隨詞彙不同而讀音不同的文白異讀現象，只是其中的白讀由於音字脫節而模糊難辨。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un 相對於 -an 雖爲文讀層次，但不一定即代表它是由外部力量橫向滲透而來的。隨著對漢語方言語音層次的研究不斷深入，學者已指出語言的歷史層次可以區分爲幾種不同性質，王福堂（2007）分爲底層、異源層次與同源層次，潘悟雲（2006）則將王福堂（2007）的後兩者稱爲外源性層次與內源性層次。所謂「同源層次」或「內源性層次」，是指語音系統內部音變過程中詞彙擴散所形成的音類疊置。本文認爲粵東和臺灣客家話臻攝字的 -an 韻讀便是一種內源性層次，是詞彙擴散的剩餘形式進一步演變而來的，[33]-un 則是相對於內源性層次的主體層次；而在閩西客家話，讀低元音的白讀層 -aŋ 或 -aĩ 爲其主體層次，相對於此的文讀層（如連城蓮峰的 -eŋ）則爲外源性層次。判斷一個語言層次屬於內源性層次或外源性層次是歷史語言學與漢語方言學新的挑戰之一，本文區分粵東／臺灣和閩西客家話的臻攝低元音層次屬於不同類型時間層次的根據，在於前者可

33 在這個例子中，音變中斷的原因為虛詞或常用詞的三等 -i- 介音失落了，重唇音未向輕唇音演變，因而保留原來的偏低元音。

以找到音變中斷的原因（如 -i- 介音失落），並說明 -an 與 -un 如何由早期的起點 -uɐn 演變爲各自的讀音，它們之間並非競爭的關係；而後者並無任何條件，是真正因文白互競而層積下來的結果。

六、結　論

爲方言語詞考出古漢語同源詞的書寫形式是漢語方言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這個工作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建立在語言的歷史變化具有系統性這一基礎上，其本質上屬於歷史語言學的範疇（楊秀芳 2000）。根據語言具有系統性的基礎，楊秀芳（2000）進一步指出考求本字的基本方法就是歷史語言學中的「內部構擬法」與「比較法」，而比較法的運用可以歸納出「覓字法」、「尋音法」及「探義法」等三種不同的本字探求途徑。本文考證客語疑問詞「ma(k)7 ke5」與「ma(n)3 n̩in2」中「ma(k)/ma(n)」的本字爲「物」時，運用漢語史及漢語方言中已知的疑問代詞來源於「是物」（是勿、是沒）的知識，建立客語「物」字具有臻攝字讀低元音的關於歷史音變的系統知識，此爲「尋音法」的運用。考求「米磨成漿後所作成之糕點」的「pan3」本字爲「粉」時，探討古漢語「粉」可作動詞亦可作名詞，而古人對其理解最初都與米食有關，且古人常以食物的製作方式來稱呼該食物，因而在客語「粉」可讀爲「pan3」的已知語音對應上，確認客語「pan3」的本字爲「粉」，此爲「探義法」的運用。探索四縣客家話「水滿溢出來」的「p’an1」本字爲「漬（噴）」時，我們利用客語幾個具有語義衍生關係的詞彙，探討其音韻轉換關係，藉以發掘客語的四聲別義與清濁別義的型態變化，增加我們對於客語音、義轉換關係的系統性知識，這是「尋音法」和「探義法」的綜合運用。

本文在方言比較及文獻用法探索的基礎上，運用尋音法與探義法，確保所考本字在語音及語義上符合漢語及客家話的系統性發展。根據本文所累增發現的同源詞，我們進一步確認客家話臻攝字讀音具有一個讀低元音的音韻規則對應。探討三個詞彙產生的年代，並透過前人對漢語音韻分合演變的研究，本文認爲這三個臻攝字讀低元音的詞彙音讀反映南北朝時期「元魂痕」通押的時間層次。本文同時認爲在《切韻》時期，

客語前身的方言其臻攝字元音應爲偏低的央元音 -ɐ，爲承繼《切韻》前的古音，此音在切韻時代有部分方言已演變爲中古擬音的 e 或央元音。臻攝的 -ɐ 元音現代還保留在粵方言中，而在客家話中，一部分客家話（如閩西）較完整的保留低元音，一部分客家話（如粵東和臺灣）則殘存在少數常用字中，有些仍能辨其本字，如「乞、乙、抿」等，有些則音字脫節，而成爲特徵字。

最後，在方法論上，歷史語言學者早已提出語言的歷史層次可以區分爲「同源層次／內源性層次」與「異源層次／外源性層次」，但如何鑑別二者卻十分困難。本文根據是否可以找到詞彙擴散時音變中斷的原因，分析粵東 / 臺灣客家話臻攝低元音的層次屬於「同源層次／內源性層次」，而閩西客家話的臻攝低元音則是與外來的文讀層互相競爭而層積下來的白讀層，二者分屬不同類型的語言層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東漢．鄭玄注，《周禮》，臺北：中華書局，1965。
宋．陳彭年等修，《廣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81。
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二、近人論著

王　力　1989 《古代漢語》，臺北：藍燈文化公司。
王福堂　2007 〈漢語方言語音中的層次〉，收錄於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21。
（日）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　1987 《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日）太田辰夫著，江藍生、白維國譯　1991 《漢語史通考》，重慶：重慶出版社。
江敏華　1998 「臺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江藍生　2001 《近代漢語探源》，北京：商務印書館。
呂叔湘著，江藍生補　1985 《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學林出版社。
（日）志村良志著，江藍生、白維國譯　1995 《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何大安　1981 「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何大安　2009 《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臺北：文盛彩藝事業有限公司。
何純惠　2014 「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何純惠　2013 〈連城縣蓮峰鎮客家話 -aĩ、-uaĩ 的新生與音韻演變〉，收錄於羅肇錦主編《臺灣客家語文研究輯刊》第二輯，桃園：臺灣客家語文學會，頁 1-35。
周法高　1994[1959] 《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周法高　1994[1962] 《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胡伶憶　2015 〈光緒嘉應州方言志詞彙研究〉，「第四屆臺灣客家語文學術研討會論文」，（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5.6.28）
徐兆泉　2009 《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臺北：南天書局。
張惠英　1990 〈廣州方言詞考釋〉，《方言》2(1990.5): 57-65。
梅祖麟　1995 〈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收入《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一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12。
陳亞川　1997 〈「潽」字的方言本字考〉，《方言》1(1997.2): 36-37。
項夢冰　1997 《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黃聖雅　2016 「福建省連城縣培田客家話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溫美姬　2009 《梅縣方言古語詞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溫昌衍　2012 《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溫昌衍　2014 《廣東客閩粵三大方言詞滙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詹伯慧、張日昇　1988 《珠江三角洲方言詞滙對照》，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詹伯慧、張日昇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董同龢　1997[1944] 《上古音韻表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楊秀芳　1993 〈論文白異讀〉，收錄於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頁 823-849。
楊秀芳　2000 〈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漢學研究》（特刊：臺灣語言學

的創造力專號）18: 111-146。

劉丹青　2001 〈語法化中的更新、強化與疊加〉，《語言研究》2(2001.5): 71-81。

劉村漢　2011 〈廣西客家語的使用人口及其分布〉，收入劉村漢主編《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7-30。

劉若雲　1991 《惠州方言志》，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

潘悟雲　2006 〈音變規則是區分內源性層次的主要標準〉，收入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主編《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 933-944。

賴文英　2012 〈客語疑問代詞「麼」的來源與演變〉，《語言暨語言學》13.5: 929-962。

賴維凱　2016 〈核心詞的比較與討論爭議：以客家話與瑤畲語的比較為例〉，「第十二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廣州：中山大學，2016.12.3-4。

魏培泉　2004 《漢魏六朝稱代詞》，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Lien, Chinfa.　2009.　"The Focus Marker *Si*^{7} 是 and Lexicalization of *Si*^{7} *Mih*^{8} 是乜 into *What* Wh-words in Earlier Southern M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4: 745-764.

Lien, Chinfa.　2016.　"Mak^{5} kɛ^{4} 乜个 and Man^{3} ɲin^{2} 瞞人 in Hakka: A Historical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4.1: 86-108.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 *Dialect* 4: 268-274.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rideg;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ronological Stratum of *Zhen* Group finals with Low Vowels in Hakka: Examining Three Hakka Etymologies

Chiang Min-hua*

Abstract

The *Zhen* 臻 rhyme group finals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ll appear as high vowels in modern Taiwan Hakka, with the exceptions mostly performing as the blending of Grade I and Grade III, and the merging of open and closed mouth; besides these, there are a few irregular characters that tend to perform as low vowels. These exceptions remind us there should be different chronological strata for the *Zhen* group finals in Hakk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tymologies of three common morphemes in Hakka, and goes further to prove that there is an earlier chronological stratum for the Zhen group finals being pronounced as low vowels:

1. The etymology of the morpheme *mak7* of the interrogative *mak7 ke5* is *wu* 物 from *wen fu qie* 文弗切 of Grade III in the *Zhen* rhyme group.
2. *Pan3*, a typical Hakka cake made by steamed rice pulp, the etymology of which is *fen* 粉 from *fang wen qie* 方吻切 of Grade III in the Zhen rhyme group.
3. The etymology of the verb *phan1* 'to overflow' in Sixian 四縣 Hakka is *pen* 濆 (噴) from *pu hun qie* 普魂切 that belongs to Grade III in the *Zhen* rhyme group.

This article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low vowel represented in the *Zhen* group finals in Hakka forms the chronological stratum which reflects the fact that *Yuan* 元 , *Hun* 魂 and *Hen* 痕 rhymed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 Chiang Min-hua,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Dynasties. Hakka's predecessor still retained the low vowel -ɐ- in the *Qieyun* period. Nowadays, some Hakka speaking areas (e.g., western Fujian) have more completely retained the low vowel, while in other Hakka speaking areas (e.g., eastern Guangdong and Taiwan) the low vowel is preserved in only a small number of common morphemes, which are known as 'feature characters' due to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he characters and their pronunciations.

Keywords: Hakka, etymology, interrogative, Hakka rice cake, phonological alternation